

别了，上海

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

[澳] 山姆·莫辛斯基 著

余孝奇 等译



Goodbye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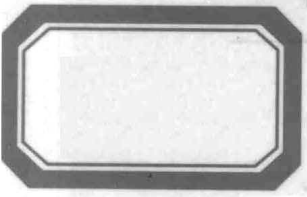
Sam Moshinsky



上海三联书店

别了，上海

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



[澳] 山姆·莫辛斯基 著
余孝奇 等译

Goodbye Shanghai

Sam Moshinsky



上海三联书店

序 言

第一次与山姆·莫辛斯基见面是在1997年10月。那时我应邀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犹太博物馆举办的“犹太人在上海”展览会开幕式上做讲演，他是我讲演的主持人。后来，他又在家中为我专门举办了欢迎宴会，介绍我与澳大利亚各界的犹太名流见面，还陪我见了墨尔本市市长。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无论是他来上海，还是我去墨尔本，我们都一定要促膝长谈。

山姆从出生到17岁都生活在上海，对上海这座“故乡城”充满深情。每次来上海，他都选择住在东湖宾馆，因为那里离他杜美路（即今东湖路）旧居仅几步之遥。在上海的日子里，他总是沿着东湖路、淮海路（当年的霞飞路）、向阳路（当年的拉都路）、汾阳路（当年的毕勋路）这些熟悉的街道漫步，回忆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遐思之中。他有着讲不完的海故事，一讲起上海便眉飞色舞，神采奕奕。他不但自己来，还把子孙后代都带来上海，让他们领略上海的神韵。

山姆是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曾任澳大利亚多家企业的财务主管和诸多犹太组织的董事会主席，其中包括担任著名的澳大利亚犹太博物馆和《澳大利亚犹太新闻报》的主席，为此荣获了澳大利亚杰出人士奖。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他总是要将这些成功与自己在上海的“根”联系起来。

从历史上看，上海开埠后成了一座十分开放的城市。人们可

以自由进出这座城市,往往无需护照和签证。实业家们在上海发现了拓展事业的土壤,难民们在上海可以找到避难所,冒险家们也视上海为自己的“乐园”。来自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们汇聚上海,互相碰撞,互相对话,互相交融,使这座城市成为百花齐放的国际性大都市。在这样的氛围中形成、发展的上海文化,是来自中国内外许多地方的各种文化在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中交融而成的,具有浓厚的开放性和国际特色。山姆出生在一个具有离散特征的俄罗斯犹太家庭,又在上海这样一种氛围中长大,体现了中、俄、犹三种文化的交融,还通过学校教育接受了英、美、法文化的影响。孕育他的上海使他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博采各种文化的精华,确实是他后来定居澳大利亚取得成功文化渊源。

正因为此,山姆总希望将他在上海的17年故事写出来。经过长期积累和艰苦努力,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推出了我们面前的这部力作。他写的是我们爷爷那个时代的老上海,但他又为今日飞速发展的新上海兴奋不已。三十多年前,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复兴再次与开放和国际化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开放性和国际特色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但再现光彩,而且发扬光大。今日,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中国各地的“外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们又活跃在上海滩上。据2002年统计,那一年就有210万外国人来到上海访问、旅游。到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时候,更有超过7000万访客来沪。又据不完全统计,今日在上海长期居留的“老外”已超过20万,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的最高峰。这些“外地人”和“老外”们已成为“新上海人”,他们带来的文化也使海派文化更加绚丽夺目,在上海的发展中打下了新的印记。同时,许许多多中国人、上海人走出国门经商、留学、旅游,其国际联系不断拓展,使上海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展,也成为上海继续发展的驱动力。所有这些,在山姆的老上海记忆中增

添了绚丽多彩的新元素,使他的上海情结进一步丰富和升华。

作为山姆的老朋友,看到年近八旬的他完成了写出自己上海故事的心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忠心祝愿山姆永葆青春,期待着继续听他讲那永远说不尽的上海故事!

潘 光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8日

© Sam Monshinsky 2009

The right of Sam Monshinsky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under the Copyright Amendment (Moral Rights) Act 2000

This work is copyright. Apart from any use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68, no part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scanned, stored in retrieval system, record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Enquiries should be made to the publisher.



译者的话

2009年6月的一个早上，我拿起教案，正要去上课，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这是一位说英语的犹太老人。他问我，“你能帮我翻译一份演讲稿吗？”我在墨尔本黄页电话簿上有一个翻译服务广告，他大概是看了广告打来的电话。我说，“当然可以。”他又说，“我还需要把翻译成中文的演讲稿用上海话录音。”正好我是上海人，从小说上海话。于是，我就为他录制了上海话的演讲。这位老人就是山姆·莫辛斯基，这本《别了，上海》回忆录的作者。原来，山姆在这本书出版后，想举行一个给孙儿女们授书的仪式，并且在会上用地道的上海话发表一个演说。这就是他找到我的目的。

我和山姆的友谊就是从那个电话开始的。说起翻译他的书，还要从我的职业讲起。我在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教翻译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了。2009年年底几个攻读翻译硕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因为论文的缘故，问我要翻译材料。我马上想到山姆送给我的书。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当时很想抽空把它翻译出来给几个朋友看，苦于时间不足，一直没有动手。这几个研究生的请求给了我启发。与其让他们翻译一些无关紧要的材料，不如把山姆的书给他们翻译。这些学生在我们大学已经学了一年半翻译课程，再加上大多原来就是国内英语系毕业的，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任务。于是，征得山姆的同意后，就开始了我们的翻译工程。

为了翻译好他的书,我们先后和他开过三次会,就其中一些历史问题和犹太教的术语请教于他。山姆是个认真的人,对于这些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解释,使我们的翻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收到初稿后,利用教学的空隙时间,在夫人荣月星女士的帮助下,花了整整一个月,对译文和史实进行校对。有些章节还加以重译,并在书后列出新旧上海街道名称的对照表,供年轻读者用。尽管我从小在上海生活和求学,对于山姆在书中所述之事,还不是都很了解的,更不用说年轻的朋友了。山姆为了写好这本书,在州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图书馆的咖啡馆成为他的固定餐厅。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人,心中怀着对老上海的回忆和对新上海的憧憬,度过无数不眠之夜,写出这样一本饶有趣味的回忆录,精神着实可嘉。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能给研究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的学者以及对上海的过去有兴趣的读者带来益处。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杜兆坤、陆泳君、裴鑫宇、王裕平、杨晶和张羽。本书的翻译还得到 RMIT 大学翻译系主任 Sedat Mulayim 和副主任 Miranda Lai 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余孝奇 (Richard Yu)

2011 年 12 月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

给孙儿孙女的信

亲爱的孩子们：

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与你们在墨尔本这里的生活相去甚远，这种反差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无论是颜色，味道，语言还是景色都迥然不同，然而编织那段岁月的还有范围更为广泛的力量。我年少时经历了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那时候整个世界风云万变，异乎寻常地影响着每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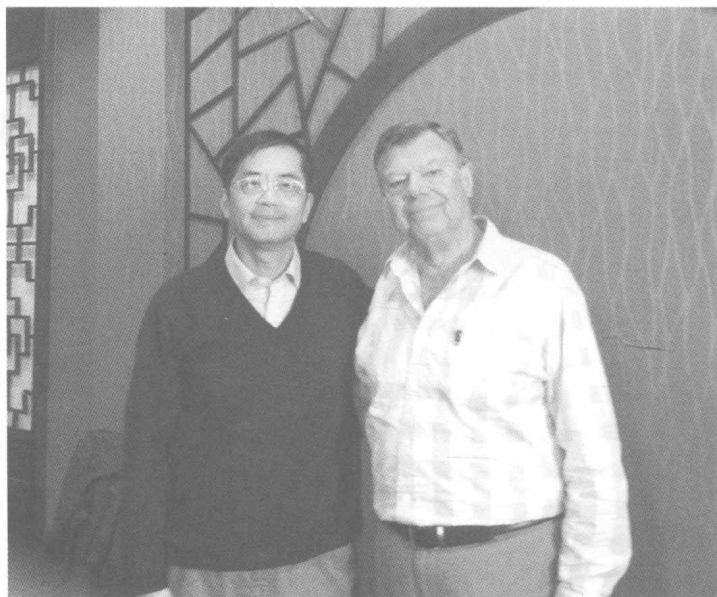
多年来，一直有人强烈建议我把在异乡上海的生活写出来。虽然这个想法对我来说一直很有吸引力，但我总有更为急迫的事情要做。一开始是忙学业，接下来是忙事业，结婚生子和做社区工作。紧接着就是你们的到来，这才使得我最终有了这样机缘，找到了提笔的动力。

你们每个人的成长我都看在眼里。我们彼此间日渐深厚的感情，让我回想起我和我的爷爷奶奶之间曾经亲密的祖孙情。他们对我毫无保留的关爱总能让我觉得安全和幸福。你们很可能跟我小时候的想法一样，觉得爷爷生来就是个老头儿。然而，读了我的故事你们就会知道，爷爷曾经也是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我受过许多文化的熏陶，也结识过许多富有感召力的人，他们教给我的价值观指引着我的一生。这些经历使我获益良多，希望你们对此能有所了解。

亲爱的孩子们，感谢你们让我踏上这一段讲述自己故事的旅程。

爱你们的爷爷 山姆





山姆·莫辛斯基与潘光教授

自序

1951年9月25日是我离开上海的日子。当黎明终于到来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前一夜我没有睡好，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即将踏上旅程。在我生命的前十七年里，离开上海的次数并不多，有几次是我很小的时候跟随祖父祖母去日本；还有一次是战后全家人一起到离上海不远的莫干山景区度假。然而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个人离开上海，充当全家人的先锋到遥远的澳大利亚，开始全新的生活。之前的几个星期可把我折腾得够呛，要获得出入境签证似乎有办不完的手续，弄得我精疲力竭。与那些仍在办手续的儿时玩伴道别着实令我伤感。除此之外，处置个人物品也令我很难过；许多东西都牵系难以割舍的情感，而我却无法将它们带走。

我们家有个俄国管家叫冬尼娅，还有一个中国厨师，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跟他们道别令我很难过。王土才是我们家的上海纸盒厂的经理，他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跟他说再见也让我很难过。我已经和圣芳济书院和圣贞德学院的修士们道了别，他们正忙着跟新上台的教育主管部门交接他们的学校，之后就得离开上海了。

当然，最为难过的是最后要与家人分别，特别是要和祖母分别。我知道她一定会很想我。自从祖父去世后，我就成了她生命的支柱，年事已高的她一定会想这一别可能会是永别。

我离开了杜美公寓，心情沉重，确信自己再也不会见到这幢房

子了。穿过一条条熟悉的街道,我们来到了火车站,等候开往广州的火车。家里人的朋友与我同路,父亲安排他们一路照看我,到了香港又会换成家里人的另一些朋友照看我,也就是戈德金一家。

正午时分,火车开动,车站的广播开始播放军乐,士兵们都肃然立正,这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火车离站是件不寻常的事。我的行李已经装上了火车,而我分到的座位是在一间宽敞的卧铺包厢靠窗的位置,在与家人挥泪道别后,我坐了下来。到广州要三天的车程,到后还要在那住一宿,然后再坐车到边关,再进入香港。

这次旅途没有一点波折,甚至有些无聊。我们不能随便离开自己座位太远,因为当火车靠近重要地点时,我们就会接到通知,要马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当时人们尤其把桥视为军事敏感目标,当火车过桥时,我们得拉下车窗窗帘。

家里人的朋友隔一段时间就会过来看我,问我需要什么,可我什么也不需要。车上没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可以和我一起打发时间。除了从高音喇叭里面不断传出的爱国歌曲以外,车上没有任何娱乐项目。餐车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挤满了人,食物倒是不少,不过味道平平,种类也单一。玩扑克牌和打麻将可以打发时间,可我哪样都不会。

因此,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我唯一的选择只有读书。这次旅途我带了我最喜欢的两位作家萨默塞特·毛姆和厄普顿·辛克莱的书。不过即便是我最后开始阅读,我还是静不下心来专注于书上的文字。

这次旅途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坐在窗边,呆呆地望着窗外火车途经无穷尽的小块田地和辛劳耕作的中国农民。说来也怪,回想起上海的种种以及那儿的生活对我个人的影响倒使我的心境变得泰然。

我出生时的上海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城市。她是西方世界在中

国的一个国际化和现代化的飞地，但由欧洲商人主宰着，完全致力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对想发财的人来说，它是一块磁铁；而对受压迫的人来说，它又是个避难所。而现在我正要离开的上海与那时截然不同：新上台的中国政府完全信奉共产主义哲学，以雪洗过去欧洲列强施以中国的耻辱为奋斗目标，牢牢地管控着上海。

在我生命的前十七年中，我经历过战争、政权更替、不同的货币、并且由于政局不断变化还上过不同类型的学校。当全世界都在狂热地为民族、国家而战的时候，我们这个无国籍的家庭却存活了下来，不受哪个国家管辖，也没哪个国家对我们负责。不过，我们家之所以能够得以维系，主要归功于我们俄罗斯犹太人的文化和社区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对我们并无恶意的冷漠。当人们饱受贫困煎熬的时候，我们却过着富足而又舒适的生活。虽然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但这并没有成为我人生中的不幸。我很庆幸自己生在一个对我百般呵护，关爱备至的家庭。



祖父站在工厂的台阶上抱着我

目 录

给孙儿孙女的信	1
自序	1
第1章 我的出生	1
第2章 我的俄罗斯犹太血统	7
第3章 鸦片战争和上海	19
第4章 我的童年	29
第5章 上海与犹太人	51
第6章 我上学了	59
第7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	67
第8章 上海的犹太学校和贝塔	75
第9章 犹太人的避难所	85
第10章 战时的上海	95
第11章 祖父过世	109
第12章 战争的最后一年	115
第13章 日本投降与和平的日子	121
第14章 战后的上海	139
第15章 我的成人受戒礼和1947年夏天	145
第16章 莫干山避暑巧遇蒋介石	157

第 17 章	国民党的垮台	163
第 18 章	虹口的学校	171
第 19 章	规划未来	181
第 20 章	初到澳洲——第一印象	195
后记		205
重返上海		217
照片注释以及街道名		226
尾注		228
参考资料		237
鸣谢		239